

留古補遺
詩稿首

光緒七年重刊

四書備用上曰

壽春棟萼堂藏板

增訂四書備旨序

四書講義名家總惟朱註是遵參以大全或問語類前明鄧退菴先生備旨一書啟迪後學至今海內傳習如布帛菽粟之無可厭數者緣是書逐章逐節逐句逐字悉各發明其旨趣無不與朱子相脗合斯誠初學之津梁而亦成材之受其範圍也但書行世日久翻刻既多訛舛不少又其甚者增刪弗當幾失

本來面目予方欲重校而釐正之適值友人
王子若攀江右名宿素與予有同志鑒此書
之沿誤遂以校訂之責委予予因欣然就事
焉竊思書名備旨謂聖賢立言每一章則有
一章宗旨是不可不潛心研究以提明者也
推之一節一句一字奧義自具並須研明予
閱坊間備旨諸刻本有不畫一者推詳玩味
不惜晝夜辛勤而黑白以顯於補入全註外

其重複酌芟之其缺略量添之即其敘講字
句舛訛亦折衷竄改之後又間載名家講義
之不刊者以補所未備總期不背於大全朱
子即其能不背於退菴先生者矣上截發明
章旨節旨尤聖賢意指所關即後學步趨攸
係舊本精確者仍之若其稍未愜心必嚴加
參酌融會諸講家妙義竊附其內要以朱子
之說為歸夫如是備旨之疏句詮字綱舉目

張本來面目庶以不失即質之退菴先生有
不默引為此書之知已哉閱六年寒暑編始
告竣因舊本上附人物典故並加檢核以便
初學覽觀是亦於備旨中求無不備之意云
爾

告

大清乾隆歲次己亥仲春月上浣之吉江甯
杜定基起元氏題於鍾山書屋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大學卷之一

粵東鄧林退菴先生重校

裔孫煜耀生編次

寶安祁文友珊瑚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曾子

曾參魯武城人鄆國之後夏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鄆當魯襄公時邾莒滅鄫鄫世子平奔魯去邑而爲人以知要也通草不出三

此章孔子明先王立學教人之法以詔後世大學二字是主曆分兩段看前一

大學章旨

序也後一段四節是詳言條目而要其本以結之示人以知要也

大學

此書名大學者以其所載皆大人之學也原在禮記中以記其博學可以爲政也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

大學對小學言不對異端曲學道是學的方法三在字俱作當字看明是用功以明天下之人不可槩作百姓看

在親民

說革其舊染意民是家止字照註兼必至不遷二意至善卽明新恰好處

在止於至善

三在字俱作當字看明是用功以明天下之人不可槩作百姓看

生點點生參德後段歸到修身爲本正見明德爲本處講聖經要在楚命參之影傳語但不可顯侵

大學節旨

此節言大學之綱領明明德是下文格致誠正修之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旣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

至孝家貧食力敝衣躬耕德是下文格致誠正修之

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盡曾子述聖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言經以垂訓

日不舉火而綱領新民是齊治平之綱
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
不受○孔子閒居曾子侍凡王朝家國
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是無過不及所在與安小
反覆窮詰焉

○曾子志存孝道齊嘗聘此推至善之所由止
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新在內重知字至善最難
老食人之祿也知止卽得止中間定靜善而止之
則憂人之事安慮之職是知止后自然

能事也定靜安在事未至山下雨雪不相因妙處一
字靜安慮得又皆定中之能事也定靜安在事未至
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字靜安慮得又皆定中之
能事也定靜安在事未至身所處無所擇於地而后能
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
而后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皆合乎當然之
則而后明德新民之至善

物欲蔽於生後則有時而昏然具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發而充廣
之使全體皆明因己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以復其初焉此大人有體之學也一
要充廣其明是橫說繼續明者亦皆有以新之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此大人有用之學也一
其明是豎說新民雖兼養在內却重教不重養至善

之所以明而新之者非可私意苟且而爲之也其所以得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
真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至善也又必當使己德無不明民德無不新恰好至當不
復遷動而之他以止於至善焉此大旨註人之所得乎天解德字虛靈不昧解明字

人體用會極之學也大學之道如此補註人之所得乎天解德字虛靈不昧解明字
功照下知以啟明之○口上止卽指至善與上定是向乎至

善以心言○知止節言工夫者不同而有定善以志言定而有定善以志言

安而后能慮慮是研乎至善以事言○安而后能慮慮是研乎至善以事言

定而后能靜定而有定善以志言定而后能靜定而有定善以志言

慮而后能得得是得至善而止之主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盡然明德

兼明新言信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虛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言新民何
由得至善而止之惟先知所止則識無所蔽者理自無所昧而后吾之志有定矣志

既得終始得終是究竟始是發端知

果安在哉一在明已之明德蓋德者人所得於天之理原自虛明但氣稟拘於生初
八者逐條之綱領註大人之學對小子言道是進爲

之方卽理之當然也明德要在充廣其明是橫說繼續明者亦皆有以新之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此大人有用之學也一

在新民蓋德者人所同得而非我之私得也又當推以新民使彼有是德而不能自
明者亦皆有以新之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此大人有用之學也一在止於至善蓋吾

之所以明而新之者非可私意苟且而爲之也其所以得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
真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至善也又必當使己德無不明民德無不新恰好至當不
復遷動而之他以止於至善焉此大旨註人之所得乎天解德字虛靈不昧解明字

人體用會極之學也大學之道如此補註人之所得乎天解德字虛靈不昧解明字
功照下知以啟明之○口上止卽指至善與上定是向乎至

善以心言○知止節言工夫者不同而有定善以志言定而有定善以志言

安而后能慮慮是研乎至善以事言○安而后能慮慮是研乎至善以事言

定而后能靜定而有定善以志言定而后能靜定而有定善以志言

慮而后能得得是得至善而止之主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矣志

既得終始得終是究竟始是發端知

居曲阜鳴皋
不入城郭又

所存也朱子謂誠意是人

而已至於致知則何在哉在卽事窮理而格天下之物焉此古人爲學之次第也○

曾子行孝枯

井湧泉○曾

參唐高宗贈少保加太保配享封成伯

物在外而理具於心心在

內而理周乎物知與物無

物格而后知至原貫通此而后字較急之說亦勿泥知至而后意誠逐個而后各有

鬼關致知是夢覺關致知

是全體說格物是零碎說

得字意誠是一念不

身修是身有檢

先後故曰在

物格節旨

修而后家齊

家齊是家人

肅然齊一

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卽百國治

正直不偏邪

身修是身有檢

宋改武城侯

加鄭國公元

加宗聖明改

身修是身有檢

宗聖曾子

少保加太保配享封成伯

身修是身有檢

此節覆解以明上意與上

事上說此知至就心上說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節俱說工夫數而后字正

言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

形出必當先意前知止就

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夫古人之爲學皆有所先者亦以其功之相因也誠

至與致不同致是推致方

知卽有以至之而致其極矣知至而后道理明白坦然行之意可得而誠矣意誠而

爲也至則已至知與意相

關是逐節推去其實知是矣身修而后有以儀型於一家家不由是齊乎家齊而后有以感化於一國國不由

一大截直至平天下住

是治乎國治而后舉此以加彼皆有以明其明德天下不由是平乎古人之知所先

意誠指一時一事言心正後如

指全體渾然言齊治平俱此○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侯卿大夫及士在內庶人是凡民之俊秀

壹皆以修

兼化之處之說

自天節旨

皇爲本

爲本是爲天下國家之本主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講然就八條

此見得上面許多格致誠

格致誠正爲修身而設齊治均平白修身而推信乎物有本末而修身正其本也故

正總完得修身而齊治平

上自天子之貴下以至於庶人之賤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壹是皆以慎修其身而

皆起於此信乎明德爲本爲天下國家之本焉耳

○其本亂指身而未治者否矣未指家國天下治卽齊其厚薄者薄厚所指國與天下之有也未之有决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

不治平意否是無是理言其無意這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小子封惟乃
不顯考文王

所同克明則文王所獨

克明德慎罰

太甲節旨

克是真個會的意德則人

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

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言天之明命是天之昭然子我而我之所以爲

德者但忽玩者多惟成湯聖誠

日躋顧諟上天所付之明命焉

○帝典曰 帝典是史臣 克明峻德 峻訓高大是無限

又曰應保殷

引康誥意已盡恐人不知

民亦惟助王德出於天故引太甲命本

宅天命作新明顧之只是此心常存而

目若有見也

赤子惟民其

康又

太甲

太甲太丁子

湯嫡孫也太

甲既立不明

伊尹放諸桐

此句明字重自字尤重蓋

三年復歸于

聖人不專靠天爻爻有學

毫思庸伊尹

問在結出自明是三書歸

作太甲三篇宿學者當法意在言外

上篇云惟嗣

王不惠於阿

此章釋新民之義首節原

衡伊尹作書

新民之本次節著新民之

功三節究新民之驗末節

以成君子意重末節

責成君子意重末節

大之明命以

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言天之明命是天之昭然子我而我之所以爲

德者但忽玩者多惟成湯聖誠

引康誥意已盡恐人不知

民亦惟助王德出於天故引太甲命本

宅天命作新明顧之只是此心常存而

目若有見也

赤子惟民其

康又

太甲

太甲太丁子

湯嫡孫也太

甲既立不明

伊尹放諸桐

此句明字重自字尤重蓋

三年復歸于

聖人不專靠天爻爻有學

毫思庸伊尹

問在結出自明是三書歸

作太甲三篇宿學者當法意在言外

上篇云惟嗣

王不惠於阿

此章釋新民之義首節原

衡伊尹作書

新民之本次節著新民之

功三節究新民之驗末節

以成君子意重末節

責成君子意重末節

大之明命以

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言天之明命是天之昭然子我而我之所以爲

德者但忽玩者多惟成湯聖誠

引康誥意已盡恐人不知

民亦惟助王德出於天故引太甲命本

宅天命作新明顧之只是此心常存而

目若有見也

赤子惟民其

康又

太甲

太甲太丁子

湯嫡孫也太

甲既立不明

伊尹放諸桐

此句明字重自字尤重蓋

三年復歸于

聖人不專靠天爻爻有學

毫思庸伊尹

問在結出自明是三書歸

作太甲三篇宿學者當法意在言外

上篇云惟嗣

王不惠於阿

此章釋新民之義首節原

衡伊尹作書

新民之本次節著新民之

功三節究新民之驗末節

以成君子意重末節

責成君子意重末節

大之明命以

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言天之明命是天之昭然子我而我之所以爲

德者但忽玩者多惟成湯聖誠

引康誥意已盡恐人不知

民亦惟助王德出於天故引太甲命本

宅天命作新明顧之只是此心常存而

目若有見也

赤子惟民其

康又

太甲

太甲太丁子

湯嫡孫也太

甲既立不明

伊尹放諸桐

此句明字重自字尤重蓋

三年復歸于

聖人不專靠天爻爻有學

毫思庸伊尹

問在結出自明是三書歸

作太甲三篇宿學者當法意在言外

上篇云惟嗣

王不惠於阿

此章釋新民之義首節原

衡伊尹作書

新民之本次節著新民之

功三節究新民之驗末節

以成君子意重末節

責成君子意重末節

大之明命以

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言天之明命是天之昭然子我而我之所以爲

德者但忽玩者多惟成湯聖誠

引康誥意已盡恐人不知

民亦惟助王德出於天故引太甲命本

宅天命作新明顧之只是此心常存而

目若有見也

赤子惟民其

康又

太甲

太甲太丁子

湯嫡孫也太

甲既立不明

伊尹放諸桐

此句明字重自字尤重蓋

三年復歸于

聖人不專靠天爻爻有學

毫思庸伊尹

問在結出自明是三書歸

作太甲三篇宿學者當法意在言外

上篇云惟嗣

王不惠於阿

此章釋新民之義首節原

衡伊尹作書

新民之本次節著新民之

功三節究新民之驗末節

以成君子意重末節

責成君子意重末節

大之明命以

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言天之明命是天之昭然子我而我之所以爲

德者但忽玩者多惟成湯聖誠

引康誥意已盡恐人不知

民亦惟助王德出於天故引太甲命本

宅天命作新明顧之只是此心常存而

目若有見也

赤子惟民其

康又

太甲

太甲太丁子

湯嫡孫也太

甲既立不明

伊尹放諸桐

此句明字重自字尤重蓋

三年復歸于

聖人不專靠天爻爻有學

毫思庸伊尹

問在結出自明是三書歸

作太甲三篇宿學者當法意在言外

上篇云惟嗣

王不惠於阿

此章釋新民之義首節原

衡伊尹作書

新民之本次節著新民之

功三節究新民之驗末節

以成君子意重末節

責成君子意重末節

大之明命以

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言天之明命是天之昭然子我而我之所以爲

德者但忽玩者多惟成湯聖誠

引康誥意已盡恐人不知

民亦惟助王德出於天故引太甲命本

宅天命作新明顧之只是此心常存而

目若有見也

赤子惟民其

康又

太甲

太甲太丁子

湯嫡孫也太

甲既立不明

伊尹放諸桐

此句明字重自字尤重蓋

三年復歸于

聖人不專靠天爻爻有學

毫思庸伊尹

問在結出自明是三書歸

作太甲三篇宿學者當法意在言外

上篇云惟嗣

王不惠於阿

此章釋新民之義首節原

衡伊尹作書

新民之本次節著新民之

功三節究新民之驗末節

以成君子意重末節

責成君子意重末節

大之明命以

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言天之明命是天之昭然子我而我之所以爲

德者但忽玩者多惟成湯聖誠

引康誥意已盡恐人不知

民亦惟助王德出於天故引太甲命本

宅天命作新明顧之只是此心常存而

目若有見也

赤子惟民其

康又

太甲

太甲太丁子

湯嫡孫也太

甲既立不明

伊尹放諸桐

此句明字重自字尤重蓋

三年復歸于

聖人不專靠天爻爻有學

毫思庸伊尹

問在結出自明是三書歸

作太甲三篇宿學者當法意在言外

上篇云惟嗣

王不惠於阿

此章釋新民之義首節原

衡伊尹作書

新民之本次節著新民之

功三節究新民之驗末節

以成君子意重末節

責成君子意重末節

大之明命以

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言天之明命是天之昭然子我而我之所以爲

德者但忽玩者多惟成湯聖誠

引康誥意已盡恐人不知

民亦惟助王德出於天故引太甲命本

宅天命作新明顧之只是此心常存而

目若有見也

赤子惟民其

康又

太甲

太甲太丁子

湯嫡孫也太

甲既立不明

伊尹放諸桐

此句明字重自字尤重蓋

三年復歸于

聖人不專靠天爻爻有學

毫思庸伊尹

問在結出自明是三書歸

作太甲三篇宿學者當法意在言外

上篇云惟嗣

王不惠於阿

此章釋新民之義首節原

衡伊尹作書

新民之本次節著新民之

功三節究新民之驗末節

以成君子意重末節

責成君子意重末節

大之明命以

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言天之明命是天之昭然子我而我之所以爲

德者但忽玩者多惟成湯聖誠

引康誥意已盡恐人不知

民亦惟助王德出於天故引太甲命本

宅天命作新明顧之只是此心常存而

目若有見也

赤子惟民其

康又

太甲

太甲太丁子

湯嫡孫也太

甲既立不明

伊尹放諸桐

此句明字重自字尤重蓋

三年復歸于

聖人不專靠天爻爻有學

毫思庸伊尹

問在結出自明是三書歸

作太甲三篇宿學者當法意在言外

上篇云惟嗣

王不惠於阿

此章釋新民之義首節原

衡伊尹作書

新民之本次

承上下神祇

帝典

湯之節旨

盤者常用之器銘則欲其

新民作首使其覺而不迷勤而主敬之舞之之謂作言

讀觀周書康誥有曰商民雖不惰也新民二字相連

言

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言

染舊俗豈無自新之機爲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勸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接於目而警於心也苟字人上者當迎其機而作之井田學校修其作之之具勞來匡一頓下二句緊連看雖講

直詳其作之之術使之含舊而遷善焉武王之作新如此

○詩曰周雖舊邦自后稷以來舊爲其命維新國勢運會有個煥發主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

自新須關合新民之旨

作新節旨

諸侯之國

其命維新景象便是文王新命言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

破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經文新字也註自新之民

也言新民風不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而命維新也文王之新命如此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承上文來君子泛主自新新民皆欲

五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

新命者新民之應此氣數

凡有新民之責者自新必如湯之曰新又新民甫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

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兼良心之發武王之化說

子無所不用其極言有新民之責者言止於至善也

○詩用其極者也故後之君子

周雖節旨

周雖節旨

凡有新民之責者自新必如周之作新漸命皆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已矣

○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

之命與顧諤明命命字不

同其字指文王註能新其

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

德以及於民是受命緣由

新言然新民之意那於此可見

湯名履一名

此總上三節結之是刻責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天乙主癸子君子非贊頌君子極卽至

契之後也契善之謂新民本於自新而

姓子氏爲唐歸於用極可見明新至善

三綱領上下闢通

商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此章引詩釋止至善而明

○詩云邦畿千里里是輿圖之廣惟民所止止是主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

之處毒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何哉嘗放於古而得之矣南頌玄鳥之詩云王者也言所都之邦畿地方千里實居天下之中而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是惟民之所止也即詩言觀之可見

○詩云緇戀黃鳥止于丘隅止是棲止丘

時雍君于節旨

新民作首使其覺而不迷勤而主敬之舞之之謂作言

讀觀周書康誥有曰商民雖不惰也新民二字相連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言染舊俗豈無自新之機爲

四書補注第百

大學卷一

夏桀無道湯放桀于南巢是時三千諸侯大會湯三讓諸侯皆推湯然後卽天子位○古之

新及知止能得意皆在其中首節借邦畿出止字次節借黃鳥出知字三節正言至善當止舉文王敬止讓諸侯皆推爲法四節五節分言明德言鳥棲止于丘隅岑蔚之處孔子讀

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黃小雅緝蠻之詩云緝蠻其聲之黃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言鳥棲止于丘隅岑蔚之處孔子讀之而有感曰黃鳥一物也於其止也尚知其所當止之處而止之也況大爲萬物之靈可以不知所止曾鳥之不如乎卽詩與子言觀之可見至善所在人當知所止也

帝王盤孟皆

嘆淫泆意

邦畿節旨

曰邦畿則中正而非僻陋

指治之所曰千里則廣大而非岐言

止於仁

仁謂視

爲人臣

指事

止於敬

兼內外

止於敬

兼内外

爲人子

指事王

止於孝

孝不止

視膳要

止於慈

慈是創丕顯之謨

述說

爲人父

指訓武

止於信

信是誠

主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

與國人交

邦家君在西伯部中者皆

相接

視膳要

止於仁

仁不欺言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

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毒求其能止至善者

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言其惟文王平大雅

文王之詩云穆穆然深遠之文王於故其德之緝緝熙明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夫詩

所謂敬止如何如仁者君之至善也文王爲人君則以心行政而止於仁敬者臣之

至善也文王爲人臣則以下服上而止於敬孝者子之至善也文王爲人子則愛慕

繼承而止於孝慈者父之至善也文王爲人父則積德昌後而止於慈至於統御國

人其至善在信文王與國人交則內外始終不欺不二而止於信所謂緝熙敬止者

如此此文王之自然而得所止也學者卽此五者曰用人倫之大而推之天下之事

止以地言孔子說詩意是

止以時言所止之

此承上節從止字出知字

土高曰丘之警醒世人非贊畫鳥也

穆穆節旨

無不有以得其至善之所在矣○詩云瞻彼淇澳

瞻是視淇澳是水邊彎曲

菉竹猗猗菉是青色

有斐君子指武

隅川之一角

此節與文王之止至善以

公口刀口嗟口琢口磨

四如字君子知

瑟是不粗疏橫說

謂是不忘赤

峻處岑高森

立則也合明新說最重引

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行之功如之也

瑟今猶今弛監說

此德之存於心者赤今

矢所不到者

詩以穆穆發端而終以敬

止卽周子王靜立人極之

義註解緝熙雖對說而或

問云連續光明無少間斷

生子娶太任

則意主串遞可知按語類

瑞古公因欲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

傳位季歷以收斂處或問小註却云緝熙是已能如此不是方用

能忘就其德之感人處言未說到澤之及人處

及昌長子泰伯知之與弟仲雍亡之荆

則緝熙是要繫工夫詩辭

文王本身說則緝熙是已

言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鑠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

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咸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

至昌爲西伯

則緝熙是要繫工夫詩辭

復嗟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繙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備

正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

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培其實而嘆美

六州向化及

在事二字領下是綱五者

自合就文王說敬在心止

有在明明德邊者卽明明

之詩吾於衛風之詩見明明德之止至善焉詩云瞻彼淇水之澳菉竹猗猗而美盛

而有天下追

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由是內焉瑟兮而嚴密備兮而武毅外焉赫兮而盛大喧兮

而宣著此有斐之君子終不可得而誼忘兮詩之所言如此由今釋之所謂如切如

王懷保惠鮮卽新民之至善

大怡冒之恩瞻彼節旨

於西土小心服事區明聖之戴於天王朝寢門而修世子之禮篇燕翼而創不顯之謨至於虞芮質成反爭爲讓其信李與國可知也

淇澳此詩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作國語云武公年九十有五猶微傲於之後盛德而能忘在秉彝上說未說到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矣

此節咏嘆新民止至善之

此節咏嘆新民止至善之

嗟者言君子之窮理講習以究之討論以辨之學而知之以至精也如琢如磨者言之實詩辭只輕敘過重釋詩上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骨角脈理可尋切磋主於剖析故屬窮理玉石渾堅難治琢磨主於攻錯故屬去私學修是求止之功恂栗動靜言威者嚴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勤容周旋中禮非徒事

前王不忘不忘是恩君子賢其賢君子指成康以後之賢者與王者說前王不忘念不已意君子賢其賢君子指成康以後之賢者與王者說而親其親繼述意其親指文武之基業言小人樂其樂小人是後世之百姓樂有安而利其利利有便益意其享意其樂指太平之福音此指上賢親樂利以是所以意沒世王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指文武身沒言不忘是愈久愈思意言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嘆淳洪其味深長當舊又於烈文之詩見新民之止至善焉詩云於戲惟我前王人不能忘夫前王何以不忘故蓋由後賢後王觀之舊章成憲是其賢也使後之君子得熟玩之言王何以不忘故蓋由後賢後王觀之舊章成憲是其賢也使後之君子得以賢其賢而率由不違則業垂統是其親也使後之君子得以親其親而續承不替是其利也使後之小人得以利其利而永休舊澤此所以前王既已沒世而後之人蒙其澤者猶思慕之而不忍忘也新民之止至善如此不有以爲明明德之驗哉

補集解云後賢亦兼後王在內蓋間而知之仰其德業不但下位賢者即後王之賢者當賢其賢也惟親其親就統緒說則後王所獨耳

